

汉陶风华染烟火

张悦

西汉时期,太原制陶技艺进入了新阶段。不但功能进一步细化,而且工艺更为炉火纯青,从贵族民众日常起居的器皿到丧葬祭祀的明器,再到营造居所、庙宇的建筑构件,陶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见证着太原地区的经济繁荣,更承载着西汉太原先民的生活智慧与审美追求。

烟火里的匠作

根据考古发掘和文物采集情况来看,西汉时期太原及周边地区生活用陶制作工艺已达到一定水准,其器型以陶壶、陶罐、陶盆、陶甗、陶尊、耳杯和博山炉等为主,背后可见当时太原制陶作坊的成熟工艺体系和工匠的匠心独具。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汾河以西的义井、黄坡等汉墓出土的陶制品,便可以集中展现当时太原的制陶技艺。不但器型丰富,而且工艺繁复。考古学家曾注意到,一件陶壶肩部阴刻“日利千万”铭文,其制作工艺精湛,铭文基本清晰,兼具生活实用性与工艺美学价值;另一件陶壶通体施薄白铅釉,壶盖中央模制方格纹、雁状花纹,周边辅以凸弦纹,可见当时太原地区的模制与施釉工艺结合已经较为娴熟;还有同时期出土的圆腹陶罐,搭配几何纹圆形罐盖,造型规整、纹饰简洁,具有典型的华北地域性特点。此外,尖草坪西塋、杏花岭麦坪等遗址采集的陶片,多为泥质灰陶,以素面、绳纹为主,卷沿、折沿工艺规范,虽然风格质朴,但成型工艺规整、器型丰富,地

方特色鲜明。到了西汉后期,太原制陶工艺进一步发展,并逐步借鉴其他地区的制陶工艺技术,出现了棕黄色、绿色等金属色釉陶,例如,娄烦县出土的绿釉陶乐俑、榆次一座汉墓出土的陶缸,以及晋源区果树场出土的绿釉铺首衔环陶盘口壶等,体现了外来工艺与本地技艺的融合,丰富了当地生活用陶的制作技法。



果树场新莽时期墓葬出土方砖(太原市博物馆藏)

丧葬中的礼韵

汉代推崇厚葬的丧葬观念,直接推动了陶制明器工艺的发展。太原地区汉墓出土的明器,以陶灶、陶井、陶奁及家禽家畜陶塑为主,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也集中体现了本地制陶工艺的水平。学者认为,当时太原地区已经出现较为先进的铅彩陶,多用于明器烧制中。这是一种典型的低温釉,以金属铜和铁为着色剂,铅化物为助溶剂,约700℃高温烧成后成品呈现翠绿色或黄褐色。从万柏林、晋源、尖草坪等汉墓出土情况看,陶灶是最具代表性的明器,造型写实、结构完整,制作工艺已较为成熟。义井汉墓所出陶灶呈梯形,灶面开五釜位,上置陶甗,构件组合精巧,直观再现了汉代炊灶形制。同类陶灶多在前部开设长方形火门,后部留圆形烟孔,结构比例规整,部分还附耳杯、勺等小件陶制器皿,或直接以五孔象征釜位,制作方式灵活简练。陶灶整体以素面为主,仅火门周边点缀简洁方格纹,装饰克制而规整。尖草坪汉墓出土的西汉末至东汉早期陶灶,则作圆头形制,灶面布设二甗四釜,部件组合更为繁复,成型与拼接工艺更为娴熟。此外,太原汉墓中还常见陶井、陶屋、楼阁以及陶鸡、陶猪、陶犬等动物陶塑。这类明器整体风格质朴,多为泥



果树场汉墓出土的绿釉铺首衔环陶盘口壶(资料图片)

卤肉是山西各地非常喜欢的地方名吃,不过要论特色,洪洞赵城的卤肉可是一绝,在当地传统宴席上必有其一席之地。目前,赵城卤肉传统制作工艺已入选山西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赵城卤肉以贾氏为正宗真传。贾氏卤肉技艺始于清光绪年间,首创者贾憨子时为赵城县衙厨师。1900年8月,慈禧太后借光绪皇帝为避八国联军战乱来到山西,一路南下,途经赵城县时已到黑夜,众人饥肠辘辘,便在赵城夜宿。地方官员制作美味佳肴敬膳,但在上菜的过程中,侍女失手打翻了太后喜食的一道菜肴。为凑齐菜品,厨子贾憨子用老汤卤肉代替。当太监小心翼翼掀起菜品盖子,呈送到慈禧眼前,肉肉的红润色泽登时吸引了慈禧。尝试了一口,肉质鲜嫩,入口即化、回味无穷。慈禧面露喜色,连声称赞厨子“卤肉一绝”。因着慈禧太后的赞誉,人们争先到赵城品尝贾憨子卤肉,时间久了,贾憨子卤肉也被传称为“赵城卤肉”,成为三晋卤肉第一味。

赵城卤肉制作工艺,分“选、清、腌、卤、藏”五道工序。以赵城卤肉为例:一是选料,要选用本地的新鲜猪头(只取头颅),一个在12斤以上;二是清洗,用流水反复清洗,然后把上面的杂肉都剔除掉;三是浸泡,清水浸泡七八个小时洗净血水,这样处理过的头肉才能色泽鲜亮;四是腌制,头肉上撒上食用盐,在零摄氏度左右的温度下腌制七八个小时;五是卤制,把腌制好的头肉放在秘制老汤里,焖煮七八个小时就可以出锅了。

五道工序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浓郁的“老汤头”,据赵城卤肉传承人贾安邦介绍,百余年来,这锅老汤从没熄过火,日夜更迭的烹煮,凝聚了秘料的精华。卤出的卤肉色泽红润、肉质鲜浓、入口即化、回味无穷。相传有一位僧人曾作诗:“红鲜雅称金盘吐,软熟真堪玉箸餐。若无臙根来比并,臙根只合吃藤条。”用来形容赵城卤肉的鲜浓软香再合适不过。

改革开放以后,赵城贾氏卤肉迎来大发展,从小作坊走向现代化经营,让贾氏祖先猪头肉卤制工艺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承和发扬。

如今,赵城贾氏卤肉,以其精湛的技艺、上乘的质量,受到各地食客的广泛赞誉,成了洪洞文化旅游的名片,山西根祖文化的文化符号。



赵城卤肉

董文达



店坡村东山汉墓出土的瓦当(资料图片)

质灰陶,以素面居多,偶见绳纹、方格纹,未见繁复纹饰与华丽釉彩,体现出鲜明的地方工艺特征。综合来看,西汉至东汉初,太原地区已形成专门服务于丧葬的明器烧制体系,器物造型写实、结构清晰、组合规范,虽风格简约质朴,却具备稳定成熟的制坯、组合、模制与修饰工艺,成为本地汉代陶器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筑居上的匠心

“秦砖汉瓦”名传后世,建筑用陶亦是汉代太原制陶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工艺特征鲜明,按形制可分为大型砖、小型砖和瓦当等类。大型砖大都为墓葬用,空心砖较多,长度可达一米左右,多采用模印工艺,纹饰由方格纹、五铢钱纹与乳钉纹组成连续图案,图案化特征明显,风格略显简洁规整。小型砖长度多在20至30厘米之间,分长方形与方形,兼具建筑与墓葬用途;长方形砖以素面为主,偶有简单几何印纹,多用于砌筑墓顶与墓室;方形砖多用于铺地,正面印有几何图案。此外,还有大量瓦当,其纹饰历经千年依旧清晰,例如太原市博物馆藏店坡村东山汉墓出土瓦当即为代表。东汉末年出现四神模印方砖,2001年太原果树场新莽时期墓葬出土的四块模制铺地方砖,边长27.4厘米,砖面模印龙、虎、鱼、玄武等动物图案,构图简练、线条柔和、富有动感,充分展现了当时成熟的模印工艺水准。

从烟火缭绕的生活用陶,到承载礼制的丧葬明器,再到筑居居所的实用用陶,西汉太原的陶器手工业,将实用与审美、礼制约束与日常生活完美融合。这些沉睡千年的陶制品,不仅展现了当时成熟的制陶工艺与行业规模,更镌刻着太原地区浓郁的地域特色与西汉时代鲜明的时代印记。它们是太原人智慧的结晶,是手工业发展的缩影,更是晋阳汉风的生动载体。历经千年岁月,我们依旧能从斑驳陶痕中,读懂西汉太原的烟火与风华,感受古代手工业匠人的坚守与传承。

晋阳手工业(3)



闲与啖

张玉虎



AI生成

方言不是粗俗之语,而是有文献、有出处、有历史、有韵味的活态文化。在太原小店区的方言里,许多如今只见于典籍、辞书的古老字词,依旧鲜活有韵。闲(hàn)与啖(dàn)二字,便是典型例证。

先说闲。辞书注:闲,本义为里巷之门,又泛指门、墙垣、乡里,亦含防备之意。古人所谓“里闲对出”,说的正是两扇对开的门。农耕时代,农家院落、正房屋门,多为

双扇对开,闲字所指,本就是这种形制。

在小店方言中,老人叮嘱,不要把门大开,只稍开一条缝,便说“把门闲开些”“把门闲开个缝缝”。一个“闲”字,比“推、开、敞”都更精准、更古雅,专指双扇门半掩、虚闭、留缝的状态。

由此引申,方言中又生出“利闲闲”的说法,形容两种东西互不黏连,两个人关系疏远:“那两个人利闲闲地。”旧时乡间粗口,骂人懵懂无知,也会用上“两闲闲”,暗指那人只识得双扇门一般的粗浅表象。

随着旧式双扇门渐渐被单门、防盗门取代,闲字也逐渐淡出日常。但只要听见一声“闲开些”,便是地道的老太原。

再说啖。《说文》:“啖,啖也。”《雅雅》《广雅》一并释为:食也。啖就是吃。《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一段千古传颂:樊哙闯入帐中,“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一个“啖”字,写出豪壮、写出生猛、写出秦汉气象。

在现代汉语里,“啖”早已退出日常。可在小店、晋中一带的乡语里,这个字并没有消失——它活在乡民口中,代代相传,不改古音,不改古义。

早年我在农村放羊,老羊信吩咐:“羊儿口‘啖’了,该‘啖’点儿盐了。”于是我到生产队库房里领来盐块,搁入石槽,羊群争相舔食。我问老羊信,为什么喂羊儿盐巴叫“啖盐”呢?老羊信爱搭不理地说:“老先人传下来就是这么说的。”一句话,把一个疑问留在我的脑子里。后来,在作家张石山先生的文章中见到这个字的讲法,我才豁然开朗:羊信口中代代相传的那个字,正是樊哙啖彘肩的“啖”!“啖盐”,就是让羊吃盐、舔盐。不识字的羊信不曾读过《史记》,却把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古字,原原本本保留在朴素的生产生活里。

“晋阳之甲”兴与衰

小蛙 逆北

“晋阳之甲”既指春秋时期赵缺的举兵事件,也指南北朝时期以晋阳为核心的军事集团,两者均与晋阳这一战略要地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

《春秋公羊传·定公十三年》记载,春秋晚期,晋国的卿大夫赵缺动用其在晋阳的私兵驱逐了当时国君身边的权臣荀寅和士吉射,“晋阳之甲”由此得名,后世用此典故形容地方官吏因不满朝廷而举兵反抗。南北朝时期,高欢攻占晋阳并在此屯集重兵,形成强大的军事集团,也被称为“晋阳之甲”,成为高氏家族稳定北方政局与建立北齐王朝统治秩序的军事后盾。

晋阳地区的先天优势是北齐王朝“晋阳之甲”形成的重要前提。

首先,并州(今山西)东倚太行,西、南临黄河,北靠勾注山(雁门关)、长城,从地理上隔绝大平原上骑兵突进的威胁。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祖禹指出:“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之外寇,而勾注、雁门之内险,于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

其次,晋阳本身位于太原盆地北部,周边有石岭关、天门关等险隘监控掘进通道,东西两侧有东山、西山拱卫,形成天然防线。

最后,晋阳建城历史较早,经历数代兴修,拥有相对坚固的城防。自春秋以来,晋阳城先后历经赵鞅家臣董安于,以“闻鸡起舞”成名的刘琨等数代政治精英营建修缮,形成了由官城、仓城等组成的庞大防御体系,城高池深。东魏与北齐王朝统治者在此驻扎常备军,所谓“并州,军器所聚”,使其成为设防严密的军事堡垒。

高欢入主晋阳之前,便四处收罗武装,形成了“晋阳之甲”的雏形。北魏末年六镇起义爆发后,高欢渐受尔朱荣重用,初步建立起以怀朔镇军人为核心的创业团队。尔朱荣被杀后,高欢将数以十万计的边镇流民转移到太行山以东,并与山东、河北的汉人氏族建立政治联盟,从而具备了与尔朱氏家族分庭抗礼的基础。

大魏永熙二年(533),高欢进军晋阳,彻底消灭尔朱兆(尔朱荣之侄)的残余势力,正式取得了这一战略要地。随后,高欢在晋阳设大丞相府,对手下武装力量进行重新布置。其中,六镇鲜卑兵是高欢讨平尔朱氏的主力,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相比于山东士族的私兵,高欢更信任前者,所以大部分鲜卑兵卒被高欢安置在晋阳周边地区,这也是“晋阳之甲”的核心组成部分。据《北齐书·高昂传》记载,高欢以北魏的“六镇降户”和被称为“六坊之内徙者”的北魏中央宿卫军组成主力兵团,这股力量被称为鲜卑兵或“百鲜卑”,其中大多为鲜卑人或鲜卑化的汉人。

太原地区出土的北齐军政贵族墓葬可以佐证“晋阳之甲”的不凡实力。晋源区王郭村的娄敬墓主娄敬为北齐武明皇后高澄的侄孙,追随高欢在信都举兵,虽然贪腐问题缠身,但仍被予以重用,封爵东安王,是北齐政权的核心成员。位于迎泽区王家峰村附近的徐显秀墓主徐显秀据称为粟特人的后裔,早年也追随高欢南征北讨,官至北齐王朝太尉、尚书令。位于晋源区的贺拔昌墓主贺拔昌为北齐并州刺史安定王贺拔仁之子,属于“晋阳之甲”的新生代将领,在平定侯景叛乱中表现突出。位于迎泽区的狄湛墓主狄湛为狄仁杰的先祖,具有羌人血统,历任东雍州刺史和车骑

欲知霜气晓如何,塞雁惊寒昨夜过。曙接重楼催画角,秋横双塔耸雕戈。水村飞鹭烟初冷,山寺啼鸦露正多。惟有秋风汾上思,白云何处问箫歌。

——张友桐

《太原郡楼晓望》

张友桐,山西代县人,1916年应聘为山西大学校(今山西大学)教授,执教二十多年。

这首诗不仅是对太原自然景观的细腻描绘,更是一幅充满情感色彩的抒情画卷。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太原古城在晨曦中的独特韵味,让人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那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之上。此刻,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首经典诗歌的意境之中,去解读那份深邃与美好。

“欲知霜气晓如何,塞雁惊寒昨夜过。”开篇两句,诗人便以问句的形式,巧妙地引出了秋晨的主题——霜气。霜,是秋日的信使,它带着几分清冷,几分萧瑟,悄然而至。而“塞雁惊寒”,更是将这份寒意渲染得淋漓尽致。昨夜,南飞的塞雁因突如其来的寒流而惊起,它们或低鸣,或高飞,划破了夜的寂静,也预示着一个新的清晨即将来临。这样的场景,不仅展现了自然界的灵动与变化,更蕴含了诗人对时光流转、季节更替的敏锐感知。

“曙接重楼催画角,秋横双塔耸雕戈。”随着曙光的初现,太原郡楼在晨曦中渐渐清晰起来。画角声起,悠扬而激越,它似乎在催促着人们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而远处的双塔,在秋日的阳光下更显巍峨,塔身上的雕戈仿佛也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与辉煌。这两句诗,通过视觉与听觉的双重描绘,将太原古城的秋日景象展现得淋漓尽致。重楼的庄严、画角的激昂、双塔挺拔、雕戈的精致,共同构成了一幅壮美的秋日图景。

“水村飞鹭烟初冷,山寺啼鸦露正多。”笔触一转,诗人将视线投向了更加细腻的自然景观。水村之中,白鹭翩飞,它们或低掠水面,或高翔云端,为这宁静的村庄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而随着晨雾的渐渐散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寒意。与此同时,山寺之中传来了阵阵啼鸦声,它们或在枝头跳跃,或在空中盘旋,似乎在诉说着山寺的古老与神秘。这两句诗,通过飞鹭与啼鸦的生动描绘,以及烟冷与露多的细腻刻画,营造出了既宁静又略带萧瑟的秋日氛围。

“惟有秋风汾上思,白云何处问箫歌。”最后两句,诗人将思绪拉回到自己身处的太原汾水之畔。秋风拂面,带来了丝丝凉意,也勾起诗人无尽的思绪。他望着眼前的汾水滔滔,心中不禁涌起了对往昔的怀念与对未来的憧憬。而那“白云何处问箫歌”的疑问,更是表达了他对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与向往。在这秋日的清晨,诗人仿佛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他的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与升华。

整体来看,诗中的情感变化可以概括为从好奇期待到震撼敬畏,再到和谐宁静,最后转入深情的回忆与忧伤。这种情感变化反映了诗人对自然景观的观察与感受,同时也折射出诗人内心的情绪波动。诗人在欣赏自然美景的同时,也在思考人生、历史和自然的变迁,这些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首诗丰富的情感层次。

《太原郡楼晓望》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是对太原景色的赞美,更是一种文化情感的传达。与其他同期赞美太原的诗文相比,这首诗更注重情感的表达和意境的营造。它不只是一首描写景色的诗,更是一首传达诗人内心世界的抒情诗篇,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和深刻的情感内涵,展现了诗人对自然、人生和艺术的独特感悟和深刻理解,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意义。

扫码看视频 诗韵锦绣太原 (70)

将军等职。

高欢及其子高澄、高洋,正是凭借“晋阳之甲”这一军事集团的支持,一方面阻遏关陇集团的东进与塞外突厥部落南下,保障山东与河北地区大后方的安定,另一方面对山东汉人形成制衡。在东西魏的历次大战中,尽管高欢统领下的“晋阳之甲”负多胜少,但高欢仍能以太原为补给基地迅速恢复军事实力,让宇文泰的兵锋止步河东。不过,“晋阳之甲”自恃定天下有功,渐渐变得横行不法,而高欢也对其姑息纵容,导致“晋阳之甲”逐渐向特权阶层蜕变,丧失了进取精神。

高欢死后,高洋建立北齐王朝,将统治重心转移到整伤内政上,对关陇集团的军事征伐陷入停顿,而北周则逐渐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多次进攻晋南和豫西地区。面对咄咄逼人的北周府兵,此时北齐的“晋阳之甲”虽然维持庞大的军事规模,但已然锐气不复。到后主高纬继位时,“晋阳之甲”实力远不如从前,而北周武帝宇文邕则频频兴兵东进,寻机野战歼敌。北周建德五年(576),周武帝亲率大军围攻平阳(今临汾),采取“围点打援”之策,实则引诱晋阳的北齐军队主力进入包围圈。北齐后主高纬不谙军事,匆忙动员“晋阳之甲”主力南下驰援,结果在平阳城下的决战中惨败。周军乘胜追击,攻陷平阳。晋阳的失守,意味着北齐王朝过早失去维持半壁江山的底牌,尽管北齐后主安全逃回邺城,但其军事主力尽丧于晋阳,北齐覆亡只是时间问题。第二年,北周为了贯彻“关陇本位”的战略,强行将晋阳九州军士四万戸移入关中,“晋阳之甲”逐渐与关陇军事贵族融合。日后隋文帝杨坚再造一统,凭靠的也是这一军事基础。

“晋阳之甲”的崩溃虽然一定程度上归咎于北齐后主的昏庸,但“晋阳之甲”承平日久,军队内部世代承袭特权,官兵贪腐难以得到抑制,也是造成北齐王朝瓦解的主要原因。反观关陇集团以宇文泰为首的政治精英,能够顺应现实需要,通过府兵制广泛吸纳各民族军事力量,建立严格的升降赏罚制度,最终灭齐,奠定了隋唐王朝的制度基础。

“晋阳之甲”的兴衰史启示后人,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始终是时代发展的必由之路。